頌天臚筆

頌天臚筆卷之二十

五湖耆叟朽來補

訟冤

吏部等衙門爲奉

旨會看疏

吏部尚書王永光等謹題爲

聖恩無涯父仇必報敬拜血疏請伸兩觀之誅以瞑九泉之目事吏科抄出原任吏科都給事中今贈太常寺卿魏大中次男生員魏學

濂奏前事等因奉
聖旨魏學濂瀝血上書情殊可憫奏內阮大鋮
傳槐事情該部院看議來說欽此又該原任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左光斗男生員左國柱
奏為逆謀萬的千眞父冤一字一淚事等因
奉
聖旨傳槐阮大鋮已有旨下部看議這奏并看
了來說欽此欽遵通抄到部該臣等會同都
察院曹于汴等看得左國柱魏學濂俱以為

父被極寃陳議　闕下情詞瀝血慘動域中而所指下手寃對則指爲阮大鋮傳櫆挺身應募明作禍魁先借汪文言爲諸賢併命之佽託傳應星爲內外交通之線不過染指好官寃而殺人取媚遂致　朝廷統憲菝瑣之忠臣苦極桁楊慘同鬭割乃今
聖明御宇大慈肅清而大鋮猶肆口合算之疏傳櫆尚靦顏列卿之席細考前後會核公評豈容復玷宮聯尚襲冠帶當盡考功之法以

俾孝子之情俱當削籍爲民永不叙用者也

臣等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原任福建道監察御史周宗建男生員臣
周廷祚周廷祉謹　奏爲臣父首折逆鐺
被禍尤慘璫罪既彰父冤宜雪謹瀝血上
籲仰祈
聖鑒䟽
臣父周宗建職居言路性秉孤忠首發逆璫
魏忠賢必至之禍横罹陷贓慘訊殞命在臣
父殺身報　國無負夙心獨臣等痛父之寃
血淚迸竭延喘旦夕萬苦難言今幸遇

聖明御極離照當天盡燭逆璫大惡滌燗諸臣
極寃屢奉
聖諭憐及　詔獄幽寃一則曰借　旨擅殺敢
諫忠直之臣一則曰串同心腹酷刑嚴拷誣
捏贓私立斃多命近科臣祖重燁疏稱　臣父
首攻魏忠賢客氏在楊漣之先禍慘功烈奉
有　明旨內云周宗建擊邪慘死着與優䘏
科臣顏繼祖疏稱　臣父寃死獄中復奉　明
旨內云受禍獨酷着早與贈䘏以慰忠寃　臣

等捧誦　綸音撫心感涕猶不披瀝控陳則

臣父于諸臣中糾逆獨先之忠于諸冤死臣

中被禍獨慘之狀于立身居官極清極直之

操俱含泣九泉無以自白臣等尚得為人子

乎敢冒死為

皇上陳之臣父直隸蘇州府吳江縣人中萬曆

癸丑進士甲寅授浙江武康知縣兼攝德清

丙辰以異等調繁仁和飲氷厲職潔已愛民

歲舉卓異三邑尸祝廉明之稱遠走海內已

未留部考選辛酉荷蒙
先帝簡擢御史維時逆惡魏忠賢原名進忠竊
弄太阿浸擅生殺要結客氏表裏爲奸一時
廷臣惕懾其威卽有懷忠抱憤者相顧莫敢
先發臣父義激于中謂
九廟神靈呵護之
熹皇何忍爲逆璫狎侮
二祖
列宗珍重之 絲綸何忍爲逆璫矯竊二百六

十餘年培植之士氣何忍爲逆璫摧殘及今
不急請誅鋤勢必上累
聖治下毒衣冠貽禍
宗社追悔無及于是因雨雹示警首發其奸此
壬戌四月二十九日疏也忠賢恨 臣 父值
先帝文華殿撤講後摘疏中千人所指一丁不
識兩語詬詈之聲直達
宸聽即欲殺 臣 父杖下賴輔臣葉向高韓爌等
申救以免而忠賢固未肯須臾忘也自是忠

賢威福日甚于是臣父决以死爭之癸亥二月二十七日復有直請鋤斥以清宮禁妖絕禍本一疏忠賢益恨臣父入髓至請削髮爲僧以激

先帝之怒遂矯嚴旨責令回話臣父隨于本月二十九日據實直言毫無顧忌自誓示其在朝必當一日盡言擊賊不與俱生又見闕通線索俱繇客氏則臣父又在諸臣一字未及時先于辛酉九月二十八日有請罷入

宮之疏忠賢于臣父誠不兩立之勢矣隨奉
差按楚旋丁艱在籍迫後兩載甲子六月楊
璉劾忠賢二十四罪相繼補牘不下數十餘
人每引臣父疏語爲証于是忠賢之恨臣父
欲殺臣父尤不能一朝待矣遂遍囑所私中
臣父以奇禍一時清議尚在無肯應者乃首
募極貪極邪士類不齒之曹欽程結爲義子
唆以美官無端傾陷指及作令贓私而削奪
勘追之

命下矣臣父五年縣令一介不汚乃欲于八年
離任之父考選七年之後駕空誣為狠籍安
所據乎撫臣毛一鷺承望風旨移文搜索而
落臬有司百口昭雪三邑士民聚萬訟冤奏
墨具在足憑也一鷺無隙可尋勉強坐贓該
縣公費并奪俸貲追銀一千六百五十兩而
臣家三世百畝之傳盡矣忠賢猶擬勘問奏
促殺臣父又授意腹璫李實均搆惡噴狠蓮
殺機旋即矯旨扭解來京寃問緹騎縱橫

多人威詐而臣家寸絲尺縷無不充官旗之
橐者及下鎮撫司逆黨許顯純崔應元等首
責臣父云汝是首發禍種又辦着極刑待汝
遂炮烙酷加筋脉斷絕較之夾拶棍杖倍極
慘毒更可異者拷掠時乃有名爲聽記者儼
据堂上指揮授意又有名爲打事件者絡繹
道路每一打問必得忠賢命然後發落萬千
威逼臣父寧死不屈而顯純等竟懸坐贓銀
五千二百五十兩然忠賢猶未快也更矯

旨盡數窮追昨日傷殘剩骨復遭慘訊奇兇
再訊之酷 臣 言之而腸已寸裂矣尤可痛者
煆煉羅織無處下手橫判云但其作縣未久
再坐追贓七千兩隨勒限追比孑身莫措纍
仗義者共憐 臣 父清貧各相湊助僅完銀三
千三百六兩三錢仍復五日一嚴刑追 臣 父
立就鬼錄酷暑蒸腐肢體殘落且 臣 父于六
月十八日斃獄獨至二十四日方許領埋身
填牢戶屍供蠅蛆視諸臣猶得以血濺囚服

裝置棺內而臣父一絲不掛身首零落此則半生忠直首折逆奸之結果也臣等扶櫬歸家李實揑造抄斬之說臣八旬祖母號痛立絶九齡幼妹驚仆隨殞方無以備衣衾而部劄追贓星火下矣有司希奉忠賢追呼百出勢同剪滅臣母寄跡親族親族懼禍不敢收臣等流散客舍客舍畏威不容入命懸呼吸危苦無申未了遺贓祈骸莫應于是身不自主行乞求憐波累親知聚族苦湊又陸續共

完銀六千五百六十兩分毫之積奚啻血髓
哉幸在未經奏
聞之列望
皇上以憐萬㷀者憐臣 父釋此誣揑之贓也嗟乎
逆奸播毒殺其身不快必極其求死不得而
後殺之殺其父不快又及其子之求完不得
而欲盡殺之臣 非逆族何以有此自古使節
死義者指斥奸佞碎首何辭獨臣 父于忠賢
威熖方張之日當先摘發爾時倘邀

原任福建道御史贈太僕寺卿周宗建男
生員臣周廷祚周廷祉謹奏爲懇矜首忠
俯賜全䘏以光泉壤以瞑忠目疏
臣等于前月初九有臣父首折逆鋒被毆
尤慘一疏奉
聖旨周宗建首折逆奸慘死可憫着該部從優
䘏廕誣坐贓銀准與豁免仍補還勑命以旌
忠直附惡諸奸已有旨處分該部知道欽此
臣等恭誦綸音感激涕下而猶不得不哀

控于
皇上之前者誠以臣父之殺身實倍有苦焉臣
父三疏攻大逆極惡禍國震主之魏忠賢
一疏斥潛通線索蠱惑作奸之客氏兼疏糾
典兵貴戚蟠結羽翼之劉朝俱在諸臣一字
未及之先前後五疏歷數其必至之禍國邑
言言皆驗豈不知逆謀已集毒焰方張擊之
者碎犯之者死而臣父身首虀粉攻之惟恐
後者實冀

先帝洞察有神
君國持此赤心以見
二祖
列宗于地下可無愧矣豈期有今日之昭雪哉
一旦天開
聖明磔逆誅兇卹忠起廢見吏部覆疏內已槩
敘 臣父于諸冤死臣中贈官錄後其應得祭
葬具有成例請移禮工二部
皇恩浩蕩生死共沾顧 臣 等含哀邸次深有餘

恫則以臣父之死也當兩月酷訊百慘備嘗之後氣僅一絲未斷猶柙之夜半覆以沙囊更墜重石兇卒獰獰環立取命且時極暑炎故遲多日拋屍犴竇肢體敗殘未整遺骸攢投朽木迨至負骨遠歸已罹誣贓苛比正苦立錐無地有誰窀穸可安憑棺蒿痛借頓荒阡視彼一坏得覆尚有夜臺足泣而臣父寃淒風雨忍使寃鬼終飄更以臣父清絕一塵家空四壁臣祖數年未唇祖母痛難須身三

棺在纍泚顙盡心此誠無告之孤埶而

皇上之所不忍聞者也

皇上于起廢諸臣猶重以首遭璫擯而亟予登

庸矧臣父當先擊賊以義殉身乃不沐

皇上全卹之典哉查得

世廟時兵部員外楊繼盛疏忤奸輔嚴嵩繫獄

瘐死

武廟時吏科給事中周璽疏忤逆璫劉瑾逮獄

處死後皆得　欽賜祭葬贈廕建專祠謚忠

愍又伏讀 大明會典內一欵凡以死勤事
若抗節不屈身死綱常者犯顏諫爭身死國
是者開具實蹟䘏典取自
上裁夫臣父孤忠抗疏首發逆謀逮獄誣贓致
成慘殺此先機遘禍其心有最苦者伏乞
勑下禮工二部准照例予以應得祭葬專祠卹
賜眞覆歷首忠得以自表而貞魂不致無稽
矣至易名之典則鄉有輿評 朝有公論臣
父生平當耿耿人心也又捧誦

明旨誣坐贓銀准與豁免訖臣又據撫司牘

追銀三千三百六兩三錢父死之後又于本

籍嚴比現追銀七千六百十兩在萬燝有解

到全給之例在楊漣于錮免外現追數內又

憫給銀五百兩憐卹臣父准在

聖明臣等無任瀝血哀懇待

命之至

崇禎元年四月初九日具題奉

聖旨周宗建三疏發逆忠鯁尤著所請全卹着

該部酌給仍於贓銀議免外准給銀五百兩以昭憐憫該部知道

原任山東道監察御史今贈太僕寺卿黃
尊素長男生員臣黃宗羲謹奏爲恭謝
聖恩哀陳父節仰祈
聖鑒垂憐并殛造謀二逆以伸孝思以快公憤
疏
臣父黃尊素秉正嫉邪攻發逆璫魏忠賢罪
惡被逮死獄臣從舞象之年招魂歸里泣血
至今靡寧朝夕伏覩
皇上踐祚離照當天大奸距脫此直臣冤抑見

伸千載一時也立起赴 闕訟臣父寃此至
則已奉 明旨下部議臣父寃死直節贈官
錄後生死蒙 恩感泣何能自已第念臣父
抱痛九泉臣腐心三載致無一言哀控于
皇上之前臣父中萬曆丙辰進士授寧國府推
官壬戌考選除山東道監察御史侃侃直節
自持入班未踰一載而疏凡十三上悉中逆
奸之隱時魏逆與客氏表裏爲奸形已厝火
勢必燎原臣父預抱隱憂因災異示警直陳

時政得失謂阿保重於趙嬈禁旅近於唐末
蕭墻之憂慘於戎敵毫末不札將尋斧柯當
奉　嚴旨切責此甲子三月初六日疏也至
毒燄方張漸不可制于六月初九日復上
聖斷不可不亟一疏謂忠賢與其私人柴柵既
深螫辣誰何勢必臺諫折之不足即干戈取
之亦難請
先帝嘿察人情自爲　國計即日罷忠賢厰務
于是忠賢不殺臣父不已臣父亦自分必死

而後已也至七月初十日業已杖死工部郎

中萬燝　臣父首上士氣已竭一疏論奸炎熾

借　廷杖以快其私將爲所欲爲莫有顧忌

而禍移諸　國且日生臣死臣勿敢討而魏

逆殺　臣父之心益不能須臾待矣時尚衆羣

朝雖逢所甚怒得不即同燝死者皆諸正臣

救護力也未幾彪虎縱橫有希旨逆徒爲忠

賢義子曹欽程首發大難於內腹心李實羅

織無端於外交口鹹誣取

中旨如寄條而削奪條而逮繫矣時值緹騎激
變於姑蘇留滯不前 臣 父聞之即拊心自念
忠良總人臣之義生死皆
君父之恩即日投呈按臣齎本步行至京就繫
一段慷慨不避之槩 臣 言之而未盡也迨下
鎮撫司打問許顯純崔應元承順逆指酷刑
嚴拷體無完膚誣坐贓銀二千八百兩 臣 痛
父血比遍貸 臣 鄉之商于京者并父之同年
門至差足交贓將完而殺機遂決矣一日獄

卒告臣父曰內傳令夜取汝命汝有後事肎即書以遺寄臣父乃于三木囊身之時北向叩頭謝恩從容賦絕命詩十一首中有正氣長留河嶽愁浩然一徃復何求等語自是而臣父命畢於是夕矣瘡黑盆蒙面巨索纏胸何等奇慘而猶以病故欺

先帝此臣辛酸慘烈日夜悲憤不能不哀控于

我

皇上者也然臣父之慘死雖繇逆璫恣擅實陰

逆之欽程李實借以希榮同謀殺人有律尚可為大奸遲一日死乎且曹欽程管　陵工神木廠二役侵匿不下數十萬李實蘇杭織造侵盗不啻百餘萬坐擁巨貲殺人草菅誠舉　朝公憤所不容者乃李實欲卸罪於李永貞㗂孫昇出為質辯豈明明三尺可為逆璫詭脫地耶伏乞
勅下部院查　臣父前後奏疏果否預折逆萌　臣父殺身果否欽程李實陷害逮逮欽程與李

實立正典刑上扶　國憲仍將兩奸貲產沒
入助邊使臣父清節直氣大著於時則願忠
者衆小人之兇鋒惡燄明肆諸市則爲不肖
者警亦以裨　聖政於萬一也臣無任瀝血
哀陳待　命之至
崇禎元年三月　日具題奉
聖旨黃宗羲奏謝知道了曹欽程李實等已屢
有旨處分該衙門知道

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楊漣男楊之易奏

為恭謝 天恩泣稱寃苦伏乞 聖鑒以

明臣節疏

臣父楊漣孤介性成忠貞自厲初任常熟縣知縣考察天下清官第一人選授戶科給事中倏 命七年實補兵垣當

皇考光宗朝三蒙 特召親承 顧命隨

先帝鼎成以移宮一事杜漸防微憂危六月髮鬚頓是皤然不敢居功因 請歸田里越二

年以禮科　召還由太常寺卿陞副都御史

毎思　恩重身輕誓圖仰報遂以逆璫廿擊

遭羣奸百計朋殺荷蒙

皇上特賜矜憐屢諭優䘏起既死于九原俾餘

生于再造是知臣父之苦者惟我

皇上而臣父之寃苦敢不爲我

皇上告乎自二十四罪之疏上首破逆璫之膽

日夜合算思死臣父故狠狠歸里束身待斃

而逆璫之怒不休果借封疆題目而逮繫之

旨下矣時值酷暑鈕鎖鋃鐺慘如炮烙城郭
士民閧然激變臣父四向叩頭告以
君臣大義始得解散入別孀母出就檻車明知
必死與櫬偕行雖沿途村居城市焚香設醮
保其生還而匹夫匹婦之心安能回在廷在
內之計乎及至　都城竟下鎮撫拷打鍛鍊
皮綻骨斷懸賍二萬不時研比死而復甦臣
父大叱許顯純曰熊廷弼初在遼陽我有叅
疏及廣寧陷後我爲奉　命而出失事而入

敢辭一死之語廷弼恨欲殺我此豈受賄爲

當脫者若夫移宮始末曲突徙薪

皇天后土鑒臣熱腸昧心殺人狗彘不食汝肉

顯純大怒竟將頭面亂打齒頰盡脫臣父罵

不絕口仍加鐵釘貫胷立刻處死挨延半月

始得領埋止存血衣數片殘骨一具傷哉臣

父止爲　社稷鋤姦何苦遭此極慘乃遊魂

孤子奄奄旅舍而撫按追賍之　旨又下臣

父家世清貧平日尚多稱貸并臣伯父楊清

分產盡沒入官不足千金祖母漂寄于城樓
父棺暴露于荒野母子兄弟計惟駢死知府
李行志不避偵邏親書募文知縣夏之令四
門設櫃捐俸首倡士民憐忠傾家樂助完及
一萬餘兩後欠之數周應秋巧逢璫惡勒限
四月催檄如火羅織無休老僕笞死幼弟驚
殂誣贓總欲汚名合郡慘過抄沒
皇上試念諸臣追贓何以尚有未辦未完者俱
叨

聖恩蠲免而臣赤貧之家何獨報解如期止緣
臣父觸兇最早追迫之苦百倍諸臣自難逃
于
聖鑒矣尤不忍見聞者爰書之媚疏一出赤族
之誅傳聞風起偵邏四布人避如瘦豈止滛
家鬼哭神號凡屬姻親妻孥子離以致逝伯
楊清數日殞命種種積苦心痛難言即
聖明御宇之初而臣不敢匍匐叩閽者彼時
護璫餘黨布列在位臣等未敢稱冤今覩

日月重明魑魅潛形臣敢苫次瀝血兩疏上陳

恭謝

天恩伏乞

皇上慈鑒臣父報國始終受禍緣繇急

敕法司將附逆殺人之罪明正典刑始申

朝廷三尺之法得暝寃臣九泉之目爲此激

切控訴待

命之至

崇禎元年十一月初八日奉

原任左副都御史楊漣男生員楊之易楊之賦奏爲羣兇構陷千般孤臣寃死萬狀目死籲　天懇乞　聖明大彰　國法以慰寃魂疏

竊惟人臣致身報　國何惜一死惟死而不明死之故及致死之人更當

堯舜在上　優䘏特加而死不明子又隱忍畏禍不敢出一言以明之豈惟可惜眞可痛耳從來亂臣賊子欲舉天下第一等事必先除

天下第一礙手之人故逆璫萧謀無將人第
知于甲子數年以後臣父知于天啓元年以
前思患預防在兵科時即有䟽条魏進忠進
忠者忠賢之原名也自臣父去國三年忠賢
羽翼已成殺機浸露不得已弃身家拚性命
直陳逆惡二十四罪一以冀
先帝之悟一以解中外之變庶幾仰副
光宗報凡前受　命再起田間之　大恩耳乃
擊賊不勝而賊謀轉毒魏廣微以門生秦士

文偵知臣父復有參疏投柄佐逆而通天老
猾殺人最狠之徐大化正欲投權又有貴孽
田弘滋乘機挑激于是深怨積恨居間串合
教之升木教之同心教之放開手眼廣募死
士而臣父無死所矣命梁夢環舉汪文言舊
網而詔獄復興劊謀之楊維垣應募入幕
感恩圖報一出封疆之計一出移宮之計徐
大化遂兩收之以受賄逮移宮殺爲身亡家
破之計又乘未到預捏口單當先一疏奉

旨逮問霍維華即隨疏倡和諸奸協力政府
集成忠賢喜其事情重大鍛鍊周詳特調許
顯純崔應元主其疏贓指掌緹騎網羅先殺
文言以滅活口又勒限獄官以索死命漣等
既死廣微膽落而賈繼春復出獻奇策自栽
有一計能欺天下後世皆以楊漣為該殺蓋
不以叅忠賢為借題則楊漣之殺為非法不
狃定移宮買串王安在內則楊漣之死為無
名于是盡反向疏之所云居間書札之所云

借攻倒戈橫劇請劊爰書此非諸奸朋謀設
穽通內殺人之罪案哉罪案自完又值
皇上秦鏡當空稽奸安所逃罪轉生一計曰不
若堅持新說但不死于法吏而死于　詔獄
死處難赦慘處誰憐既不悖優卹　明旨又
不露攢殺本相更有忠賢顯純塞責仍思縱
橫顛倒作事外假公道之人故維垣借柰罪
樞之名邀　旨姑脚既下王安一着以巧當
于先又恐公道漸著獨力難支則借起廢之

明旨急引朋謀殺人之徐大化霍維華阮大鋮而用之于繼春且不次陞遷焉繼春自揣幻術已破清議難容急薦多人畨身兩截遠倡近和曰此前後忤璫者也此不入門戸者也嗟乎寃哉首擊元兇身亡家破生死仳離者橫目爲通內之人內外呼應好官由我殺人如麻者反指爲忤璫之人

聖明在上尚作如此舉動則當乘之加刃 臣父

尚待 臣 言之畢哉通內殺人無可調停之法

大逆不道無分首從之法伏乞

皇上大奮乾綱將主謀導逆下石加功諸奸照

律定罪並振　天誅以爲屠戮忠良傾危

宗社者之戒外臣　父獄中絕筆一書悉移宮始

末遺字一紙述徐大化銜恨綠繇血肉淋漓

中原草不敢輕呈謹抄謄恭　進

御覽更祈

勑下史館以備採擇施行

崇禎元年十一月初八日奉

聖旨

原任左僉都御史左光斗男生員左國柱

奏爲逆謀萬的千眞父寃一字一淚疏

臣父之死阮大鋮傳槌其主謀者也魏璫微其下手者也楊維垣霍維華其加工下石者也臣請畢陳其槩東廠理刑傅繼教認魏忠賢野子傅應星爲兄弟招搖權貴傳槌以同姓兄弟應阮大鋮以異姓兄弟應顯肆驅除陰圖位置巧倅工科周士樸之陞遷以那阮大鋮吏垣之序轉事洩喧傳則疑臣父之同

鄉發其謀而嗾傅櫆以論張鵬雲汪文言與魏
大中俱不免矣櫆誣疏之日正逆璫進香涿
州大鋮叩首馬前密謀幕內之臣亦時申
旨迭出臺省交章楊漣二十四罪疏所云與
馬獻策那移敘陞葢指大鋮而內變外發
呼內應葢指傅櫆也自後殺者殺戍者戍配
者配削奪者削奪傅櫆以比匪一疏開殺人
之端大鋮以合算一疏結殺人之局着着關
通矣矣可中此阮大鋮傅櫆結忠賢主謀殺

汪文之二案也忠賢疑楊漣疏與聞汪文魏
廣微切齒門生宰相四字兩魏同心密計以
今日不殺楊左則後日大事不成不狃定題
目則楊左難殺不先行削奪廣開招募則殺
楊左之人不來殺楊左之計不出于是月費
千金散兩家門役打探動定遂以矯 旨逐
趙南星等汪文龥 天草疏叅魏忠賢魏廣
微交通不法狀遂預借會推削奪而徐大化
楊維垣霍維華等來乃有封疆移宮之奇禍

出矣議誰發難仍用詔獄之汪文言議誰主

獄仍煩心腹之許顯純欲逮即逮欲殺即殺

案詞不必面供對簿不必活口又恐命難速

斷則借贓毒比勒限時日此魏廣微結忠賢

下手殺 臣 父之一案也 臣 父死非其罪諸賢

愈不得乎心又相與創立爰書列布要典與

口頽危 宮闈而原疏加恩等語則削除原

載口口株連侍從而救株連之時使非就裏

調護 臣 家幾無噍類此楊維垣霍維華賈繼

春等結忠賢加工下石殺臣父之一案也立

察昭然而

聖明御宇諸奸心膽墮地與其辨巳之非朋殺

不若便坐臣父之當殺故楊維垣攘臂參罪

樞之積惡藏殺人之凶身而大鋮等稚恐始

謀之發力收後勁之功于言萬語題月總是

受賄移宮精神却在通內

皇上試拘大鋮等而問之臣父受廷弼之賄何

以不救廷弼一字移宮陞何官邀何賞通王

安做何事且忠賢殺戮之人何以爲通忠賢
之人文言四年三下詔獄之人何以爲逆黨
用以通忠賢之人更問大鋮若不通內同鄉
并掃時何獨穩步京堂加銜欽僕柰曾盧保
文煥之薦何芥相投
先帝彌留之時 温肯何途得出周迸撲左擢
選何以停吏垣之手眼何以換若不通內幾
奈何大鋮所欲殺者忠賢盡殺忠賢所欲殺
者大鋮抵死以爲該殺忠賢之權誰過之而

使不得不挑　優卹之旨誰迫之而使不得
不反中途之跡誰迫之而使不得不爭局畫
旦夕前此鐵面剛腸之薦誰迫之而使不得
不自爲矛盾此亦情見乎詞不訊自供矣竊
乞
皇上大奮乾剛將主謀之阮大鋮傅櫆直窮到
底急正典刑更將下手加工下石諸奸用正
厥辜元凶得情不誅孤臣百叩不反臣無任
哀痛號泣待

命之至

崇禎元年十月　　日奉

聖旨傅櫆阮大鋮已有旨下部看議這奏并看

了來說該部知道

原任吏科都給事中今贈太常寺卿魏大
中次男生員魏學濂謹奏爲恭謝 天恩
并陳家難仰祈 聖鑒疏
逆璫肆禍最毒先臣大中蒙禍尤先
聖明在上奸孽忠昭頻傳
聖諭優卹憐死維時先臣之冤未盡湔雪臣追
欲登 聞瀝血 闕下第恐瀆涉陳乞反揜
皇上自行卹忠之意且失先臣生時恬退之心
故在疚嬛嬛靜聽 明旨而

皇上先後俞臺省之請部院之覆先臣蒙　贈
卹祭葬又奉　旨全給謚廕建祠賜額是先
臣生而心丹死而血碧
皇上廉其生愍其死而究白先臣雖不可作然
銜
天恩於地下況　臣醜留餘生者哉顧先臣之
卹殊優正以先臣之死殊慘
皇上且以慘死而卹之　臣忍不以慘死者籲之
皇上先臣自少貧孤惸惸靡托擷菜爲糜紉箋

爲被雖四壁無有也通籍之後家政窮素居
鄉毋絶干及奉　使輒謝贈貽督浚城濠巡
視節愼剔蠹減費靡弗殫心巡青則省價存
羨約計四萬餘金一生礉礉類如此至發霍
丘縣官之餽則苞苴之及門尤恥而必卻者
也死竟坐賄三千三百餘金遼陽之陷楊鎬
等奉　旨從寬議處先臣疏爭鎬卒長繫後
鎬及熊廷弼等奉　旨貸以不死先臣於
朝審日堅不畫題且爲刑垣具公疏而議定

則口口辟諸綴臣天下共耳目也死竟塗楊鎬熊廷弼賄三千三百餘金天乎冤哉蓋先臣逛奸者百端奸人殺先臣者亦百端秦短憾長臣不敢違式入告試且擬先臣名爲與臣兄學游之殉先臣以死者陳之而臣譬已見弗可弗報矣先臣之被逮也舉家驚痛臣母屢絶屢甦諸孤訣於水滸絞腸如輪狼不得父子兄弟相抱一慟俱斃而先臣怡怡就道眉不爲顰會大風雨屋瓦皆飛父老爭

弟送者數萬綿繹於途呼聲動地忽然緹騎亦爲弟零 臣兄鄭躅赴難不敢同行變易姓名夜趨晝伏得不死於邏卒手者幾希先臣挪下 詔獄則受窘奸弁且訴且訶弛杻受拶弛鐐受夾弛拶與夾仍鐐杻受棍暑日炎炎煆煉竟日先臣有死不承如明心堂豈是昧心堂數語即東廠聽記者也許顯純崔應元竟爲誣服詞具 奏而不時追比之 嚴旨下矣先臣指斷脛裂股大於腰疊棍所中

結爲黑丁斷爲深坎不一再宿復握棍囊赤
肉肉敗蛆生淋漓零落墮堦壯者魂奪斗蓋
嚴刑之下既無力圖生且無身圖延顯絕纍
既酷掠以促之而微喘猶屬則彼嘗事掌蓋
人入獄不知何以拚殺而徐以病救無聞斃
雷霈暑　旨下遲遲越六七日出是宲歲纍
漲而黑面與鼻平幾不成殮爾時慘之尚纍
爲先臣設醮諸孤日冀後生還將何而涊涊
巳扶櫬歸矣兄弟相見焦爛面裂涊兄因傷

生父往竟侍死父還視父死狀下不能救生
不如死於是晰夕號咷水不入口哭而病病
復哭毎至丙夜淚盡舌枯 臣 以漿進御之自
父詔獄中誰夜半而進之漿者乃號咷至丞
死嗟乎甫悲父亡不踰月而兄續 臣 血耗神
悴自分死亡而追比復迫將欲傾家以償而
無家也服物徧鬻細及七箸弗抵萬一幸里
中助以醵錢縣官多方補措二三交好不避
餘沫之濺而竭其忠始得承不孥之 恩既

經蕩析纖子靡遺兩櫬並暴郊原數日分餽
親故嫠孤自計此生飽煖已難再得矣幸遇
聖明於慘死諸臣　恩無不深於慘死諸臣子
孫積無不渥先臣特蒙　優異故逕行包[illegible]
都諭
皇上痛告其哀竊痛先臣刻苦一生餘衍九死
臣兄以身殉父禍更洊臻
先帝得什死忠之臣獨先臣得什一死孝之子
皇上忠無不卹孝自當旌臣烏敢請第先臣兄

奉旨祭葬建祠倘得祔於墓祭配於祠[illegible]

臣之私也

崇禎元年十月初十日[illegible][illegible]請俯[illegible][illegible]之詠

十四日奉

聖旨覽奏魏大中慘死情狀殊惻朕心魏學洢

殉孝捐軀不愧忠後祔葬配祭聽從所請鄉

朕孝治天下之意該部知道

原任吏科都給事中今贈太常寺卿魏[illegible]
中次男生員魏學濂謹奏為恭謝
聖恩無涯父讎必報敬拜血疏請伸兩觀之誅
以瞑九原之目疏
臣
家難較諸臣倍慘
聖恩較諸臣亦倍優使非逆璫孱禍而義甥義
子義孫教以殺人之法乎以殺人之券則先
臣之忠不於死著又何有　臣　兄之孝故　臣　念
聖恩之所以優彌痛家難之所以慘父兄有讎

矢衆共戴能禁嘗血長號嗸嗸

皇上之前哉先臣潔已循法勤蕭攖悉兇題畫

瀸逵恩節蹉靡之責猶不避著力有孤亂嬲

衆愬潔怒者凶至請辯黎國劇懲書獄亂蠢

德竟讚齋卿寺刑懲覆撫之王紹徵攻媚冢

氏交兢雍凱因懲客氏攻庇崔文昇之方從

嬌聯因懲竟昇兢臣遊嬿嬪諸餽甚厚太監

嬿苑臣者亦從此聯聦而傾危恭慌大錢察

兄事忠賢之甥傅應星傳繼教獄內援藉肉

并牽傅繼兄事應星繼敎以糾黨於外既藏
卯忠賢於涿州進百官圖旁簽王振劉瑾故
事導之殺人以肆毒於外又嗾傅繼道務狀
謂忠賢借長安共往共來之汪文言爲肺腑
國中以授題於內而先臣適見逆謀不靖
先帝孤立　皇子　列嬪之死生悉寄於忠賢
客氏之喜怒禍釀於密非所忍言故疏列
懷冲太子　裕妃胡貴人三事入　告且連
引傅應星陳居恭傅繼敎諸逆孽既觸忠賢

客氏之機並入大鋮傅櫆之疏號　奏並聞
即傳下獄輔臣韓爌封還得擬罰俸而患豎
殺先臣之心已甘之矣崔呈秀則又疑先臣
與聞其革職魏廣微則又銜先臣直糾其褻
儀所以廣微之姻家陳九疇以黃暴謝應祥
之推撫攻逐先臣於前崔呈秀之私人倪文煥
以銓臣周順昌之許姻促殺先臣於後魏忠
殺機既發不過兒女之姻師友之雅俱可盡
為死罪然亦以見先臣之嶠嶠而殺先臣者

之窮於策也獨阮大鋮傳檄終以攘鉄營先
臣此其故先臣原疏甚辯大鋮移疾未幾兼
行入都不難遲劉弘化之艱使弗聞不難尼
周士樸之陞使弗下迨弘化去而大鋮補太
鋮去而先臣補夫亦先臣之缺大鋮攘之而
大鋮之缺先臣特補之云爾乃既圖先臣于
生前又欲戮先臣于死後先臣苟非大鋮等
之讐彼何必如是下手大鋮等苟非先臣之
讐臣又何必如是痛心茀覯借一汪文言以

殺諸臣梁夢環實應傳櫆之着而鎮撫避嫌諸臣家傾而身殞魏忠賢實被阮大鋮之謀計及此而諸臣之怨對忠賢呈秀其從而吳鋮傳櫆其首矣故臣非不顧
皇上籍魏廣微之家亟棄倪文煥梁夢環於市陳九疇從重處分逮崔應元寃何以捍殺諸臣而臣根未及爵阮大鋮傳櫆之肉茲且歲遑問也伏乞
勑下部院提究大鋮傳櫆鞫其入幕獨先實衍義子義孫之派而下石有

據當償殺兄殺父之寃魏忠賢許顯純既蒙
正刑幸以首 賜臣 俾臣 偕僇死諸臣子孫
於鎮撫司牢穴前呼其先人哭踊澆奠著迺
不孝不弟既不能殉父兄九原又不能尋讐
於逆熖燄天之日顧當諸奸既敗復懇
聖明赫焉斯怒賡暨子
聖世所不容并乞
皇上亟臣 以謝臣 父兄與父兄之讐葢
皇上縱不亟臣臣 亦終不免於阮大鋮傳檄而

反不得死地也臣泣血三年停血萬斛齊盡
瀝向
聖明無任痛哭待
命之至
崇禎元年十月初十日進
十四日奉
聖旨魏學濂瀝血上書情殊可憫奏內沉太監
傳繼事情部院看議來說

原任左春坊左諭德今贈詹事府詹事繆昌期男生員繆虛白爲恭謝天恩并陳先臣慘死顛末懇乞聖鑒以表忠節疏

臣竊思逆璫魏忠賢兆殺忠義株連遍及賴宗社之靈篤生皇上誅逆褒忠 臣一門生全皆皇上之賜也感激流涕 臣復何言但天下知先臣之慘死而未知所以死者大節未明雖死

銜恨敢瀝血陳之臣父繆昌期繇萬曆癸丑進士授簡討歷陞左春坊左諭德生平蹇直不顧嫌怨爲吉士時見時事不平輒憤惋昌言以故忌者擠歸迨復職未幾月擊逆璫魏忠賢矯竊　詔旨擅作威福先臣早爲寒心適副院楊漣僉院左光斗過先臣旅邸相顧歎息共圖剪惡二臣曰不去此賊無以報國先臣曰首輔葉向高見蒙

先帝委任力能驅除大憝若外庭先抗疏列其

罪狀而後輔臣援外庭公論面奏
先帝立黜忠賢便消陰禍漣亦首肯曰吾輩此
志久矣議定而漣疏上先臣因以大義責輔
臣輔臣畏逆璫兇燄遷就不決乃巧趨捷徑
者借先臣爲贄獻媚逆璫謂楊漣二十四罪
疏屬先臣代草夫漣忠憤有素先臣寧以此
居功但同心除慝捐軀赴義實與共之所以
忠賢恨先臣最深始閑住繼爲民旋又矯
旨被逮之日邏卒遍布或疑先臣死於家先

臣曰我不怖死必就獄以明志於是從容赴
難慷慨賦詩有一死無餘事　三朝未報恩
之句逮下鎮撫許顯純授意獄卒先臣手𢊍
比諸臣獨加一杻實仇其代草也鞫時顯純
考曰你江南才子如何與楊左往來幹此通
天大事先臣曰漣爲常熟令即相傾蓋光斗
爲同年幸同臭味何能不往來實不知何爲
通天大事又考曰你贓私從實招出先臣曰
翰林冷局又素守清節贓私何處得來顯純

兩問語塞因受榜笞極其嚴酷三次鍛鍊骨
節盡斷膚肉不留先臣並不作淒楚聲但曰
二祖
十宗有靈臣死不恨因誣坐贓三千家貧路遙
不能應限顯純隨授內意僅十有八日先諸
臣斃于獄旅櫬還家未及停棺追贓符下承
望風旨且監且責勒限追比破產不足連及
親故又不足本府推官劉興秀見臣 因首控
哀不勝惋惜捐俸倡助僅而克數不然臣 已

斃於箠楚之下矣酷哉忠義之受禍甚先臣少獲文譽名播海內晚而登第立　朝僅六七年且官非臺諫職無事權假令稍爲依阿循資而進在今日已躋清華得專

明主惟是一生忠藎直欲爲　國家褫奸於萌成而勢不從心死而後已寧爲愚爲拙必不爲媚爲奸耿耿之忠貞足以貫白虹而耀青史臣不敢一字緣飾謹備陳顛末仰塵

睿覽念先臣之受慘禍實與楊漣事體相連天

下共知而孤忠未達公論猶鬱臣所以瀝懇
搏顙籲
天而呼也懇乞
皇上特加憐憫准照楊漣周順昌魏大中等事
例 賜額建祠早定易名之典使天下曉然
知詞臣內忘身殉節繼劉忠愍而起者獨有
先臣一人實風勵人心之大端也又臣母李
氏備嘗辛苦更遭多難并乞
皇上照 大明會典例給與新銜 誥命是

皇上普錫類之仁而臣世世效啣結者也臣無任哀號待命之至

崇禎元年十月　日奉

聖旨繆虛白爲父繆昌期奏謝知道了昌期忤奸璫禍慘死可憫已經贈廕還與他諡及妻李氏新銜誥命該部知道

原任吏部文選司員外郎今贈太常寺卿

周順昌男生員周茂蘭奏爲孤忠已被

恩褒沉寃尚未剖析謹控籲號　天懇報

父仇以彰　國法疏

臣父順昌中萬曆四十一年進士始仕福州

府推官勺水自甞纖塵不染值稅監高寀擅

行威福　臣父不屑一見時有監司假名調停

實左右之致變覊因恬不知恥者　臣父鄙之

每事相左幾爲其所中幸公道彰明得入銓

署計供職十有五年弊絕風清未嘗受一粒一緡即尋常一竿牘謹勿輕投退食之餘惟與同鄉一二相知切磨道義而已壬戌之受事署銓政與一科道不合拂衣竟歸歸裝雖有布被一牀殘書數卷抵家杜門卑軌不入公府正色力持者獨鄉紳大體至地方利弊猶嘔心區畫以其身隱係維桑之重迨逆璫煽禍 臣 父攢眉扼腕恨不從楊漣諸臣後請尚方之劍會科臣魏大中逮過吳門 臣 父觵

其介特孤蹤橫罹羅網問及身後遂與締婚
舟次憂危談及　中朝事輒拍案怒罵緹騎
還京具告逆璫痛恨　臣父不減楊漣大中五
虎倪文煥瞷璫微指首先操戈而　臣父削籍
矣前此撫臣毛一鷺多炎凉市態　臣父微致
反唇一鷺遂從杭州敦請織監李實至蘇州
促膝獻計更有同鄉破甑希進之人借　臣父
以媚文煥殺機既發罪罟斯張而　臣父逮矣
逮命既至萬人憤攻爭毆得殺　臣父者而甘

心焉乃緹騎反逞咆哮愈于衆怒掏然一鬨譁擾攢四起臣父大叱疾呼謂獨漕不散辜冤觸蹶知府寇慎知縣陳文瑞要委曲理諭稍稍解去臣父身赴詔獄訊鞫之日奮詞慷慨聲徹棘林致肌骨爲糜指膜俱裂活剮生遲立刻追命種種楚毒獄吏傳示外人與臺省形之章奏皆以臣父氣更壯語更烈死亦更慘臣言及此腸如攢刺痛慕號泣一字不能矣尤可恨者當日開讀起變疾召風雨若撫

、按誼據情形連章入告逆璫或能悔禍乃挾
殺公論主在周順昌植黨附邪仰干
聖怒向與諸人互相標榜習氣高自矜詡陰承
漏網之旨明種株速之禍何忍心辣手至此
顏佩韋等五人駢首就戮其臨刑痛罵者爲
誰迄今在人齒頰也　臣父身死追贓矣窮無
抵措藉親故捐俸捐貲勉完三千之數恭遇
聖明御極逆黨次第殲夷當年挑釁攢謀之人
借桐封以頌忠賢甘入幕以悅文煥者皆倖

逃揹擿　臣本欲暢言之而上有朝論下有鄉
評且因　臣父生平嫉惡而宅心忠厚臣姑隱
忍以承先臣之遺教獨文煥以責治門羅開
罪逆璫　訐攻　臣　父其寵嬖不下崔呈秀饒而
順天巡按條而河南掌道遂以元功受上賞
不得不為剪州除根之計而一鷺葦又捷投
之此　臣　父所由殞身畢命而臣三年立廷臥
苦嘗膽誓不與諸奸戴履
天地者開文煥在　鼎湖之際首先効功贊成

不軌眞

九廟神靈所必殛而一鷺頌璫建祠罪狀具在

豈容以濫先首丘免其追削伏乞

敕下部院將新提到倪文煥照崔呈秀田爾耕

等斬首弃之西市俟遺孤得分臠濺血呼告

先靈并將毛一鷺盡法祓戮以爲戕賊賢士

大夫者之戒則復仇之義稍伸臣即下從

父永無憾矣　臣無任痛哭待

命之至

崇禎元年十二月十五日奉

聖旨周茂蘭所奏事情知道了倪文煥既已解到着審擬正罪毛一鷺媚奸建祠本當追究姑念已故不必再求血書原非奏體以後悉行禁止該衙門知道

維

崇禎二年歲次己巳四月己巳朔越九日

乙未不孝孤子繆虛白袁勳周茂蘭左國

柱周命寧魏學濂周彥陞等因

今皇帝登極優卹死事賜贈廕祭葬或更賜祠

賜謚孤等上疏陳情亦並蒙嘉納孤等始

得各持酒一樽飯一盂香一炷紙一束同

造鎮撫司前幷爲楊之易等具祭而哀

告曰此地何地乃人子在此哭父天乎痛哉

孤等於
府君未歿不能救既歿不能殉即有時痛不
欲生然亦究竟不能死自羞自恨正無顏
對吾
府君冥冥中而向舜過此足不能前含淚悲
想以為此門之内便當是明心堂吾
府君受搒受夾受棍於此堂之旁便當是獄
吾
府君血流肉爛蠅嘬蛆攢鎖頭凌虐從而揶

殺於此又轉出此衛之後則見生穴扃於穢污中爾時孤等雖習於不孝總無計頑此心矣天乎痛哉今日所以相率哭祭又非爲下招歸來也思蒐義鬼蚤隨

二祖

列宗在

帝左右而孤等一腔積血鳴咽未灑

聖恩浩蕩使孤悲從痛生抑又泣從感下

靈爽不昧當知諸孤不孝亦嘗來此哭祭而

三年之內并哭亦不敢今得而來此又爲

誰之

深恩

府君其識之矣天乎痛哉尚

饗